

世界热门故事演播厅

邱剑锋 / 主编

侦探频道

永远不要被生活中的表象欺骗，
不要相信经验，一切结论都要严密，丝丝入扣和无懈可击



序

在这飞速发展的信息社会里，各种媒体、载体越来越纷繁复杂。然而，书籍阅读这一古老的信息传播方式，并未被人们摒弃。相反，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学习和工作节奏的加快以及对全面培养人才深层次的剖析，人们对书籍、阅读的作用有了越来越深的认识。

特别是对当前青少年的素质培养，书籍还是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作为今天的青少年朋友，不能老是沉溺于屏幕前，不能让电子游戏机、录相机、MTV来挤走阅读书籍的时间。

阅读书籍，对人们拓展自己的宏观视野、形象思维、抽象思维和情怀培养，有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高尔基在很多年以前说出的那句“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在今天看来依然是正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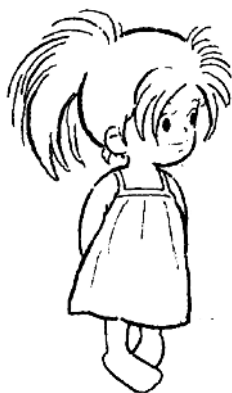
如何培养青少年朋友的良好阅读兴趣和习惯，在今天看来是至关重要的，让青少年在阅读中激活自己的思维，丰富自己的知识，吸取前人的思想精髓和他们对生活的那种创造、拼搏和积极进取的精神，从而也在阅读中放松自己的身心，获得积极的休息，是十分有利的，非常必要的。

记得美国第十六任总统、我们熟知的亚伯拉罕·林肯曾经说过：“我最好的朋友是能给我一本我没有读过的书的人。”

众所周知，林肯是位读书迷，读书对造就这位伟人，对他以后在处理自己日常工作和成就自己的事业方面起了很大的影响。

今天，我们呈现给青少年朋友的，不是一本，而是一套书——《世界热门故事演播厅》。我们编辑这套书的目的就是通过这些有趣的故事，引起青少年读者的阅读兴趣，在你们学习工作之余，能手捧一卷，神游过去、今天和未来的世界，并从中品味出一些对你们有益的东西。

编者



目 录

序 I

惊险篇

古堡幽灵 2

空调房间里的枪声 6

魔鬼的脚 10

汉斯公爵自杀案 14

奇怪的支票 18

女大学生失踪案 23

药箱里的字条 28

红烟盒和黄烟盒 32

同饮一杯酒 36

海岛谋杀案 39

密室里的铁床 43

拿破仑大厦的房客 46

廊桥枪声 50

爱吃口香糖的松本 52

夜半汽车声 55

箭从背后射来 58

金色卷发 60

阳台上的热带鱼 63

约翰儿子的笔迹 66

雨夜凶犯 69

天边彩虹 72

没有指纹的酒杯 76





热咖啡	78
寒冬的冷风	81
顾问的文件	84
暖炉上的水壶	87
刺客闯入侦探所	90
轿车上的雨刷	93
大青鱼	96

悬念篇

鹦鹉破案	99
青铜像的火花	102
画框里的秘密	105

暗室里的狗爪印 108

寻找做假球明星 112

黑尾巴白鹅 115

黑色败血症 121

罗斯湖的怪鸟 125

追捕落海者 128

荒岛枪声 131

湖畔别墅 135

美丽的女园丁 139

电脑软件失踪案 142

抽屜里的手枪 145

夜幕中的车牌 147

双目失明的凶手 149

电灯突然熄灭 152

奇怪的录音 155

珍贵的电话磁卡 158





敞开的窗户	160
银店抢劫犯	163
莫高窟壁画	165
戴花领带的罪犯	168
百万赎金	170
看门的狼狗	173

天花板上的吊灯 175

牵牛花开放 178

谭家桥悬案 181

半只苹果 185

智谋篇

院子里的稻草人 186

戴绒线帽的侦探 188

蓝宝石钻戒 192

罪恶的酒杯 196

黑色一便士邮票 200

蜡像福尔摩斯 204

梅格雷的烟斗 207

约翰爵士的宝石 211

电影明星的沙皮狗 215

五角银币 218

时代广场上的救护车 222

油画玻璃镜框 225

电视足球赛 228

流泪的蜡烛 231

大树下的财宝 234

鱼缸里的鱼 238

天使的眼泪 240



空中客车 243

旋转的电风扇 245

雨天的伞 247

谁绑架了小五郎 249

叼着香烟的罪犯 252

神秘女郎 255

通缉犯就在眼前 258

米雪的狗 261

冬天的烤鸭 264

谁是逃票者 266

萨冈妻子的证言 268



惊险篇

作为一名侦探，为了正义，为了无辜的受害者，几乎天天要和诡计多端的罪犯周旋，和他们展开惊险刺激的争斗。





古堡幽灵

长湾是一处著名的风景区，它依山傍海，景色迷人。在橄榄树的风声中，海岸的浪花和着耀眼的阳光跳舞；天空扫抹得干干净净，像一块磨光的水晶。

在绿树环绕的海岸高处有一家海景旅馆，旅馆的大厅里一对夫妇带着两个孩子在喝着咖啡。他们一家是到这里度假的。那个17岁的男孩名叫埃里克，爱探险。他对爸爸说：“听说悬崖上的古堡非常好玩，下午我和妹妹到那里去。”

“这怎么可以？这里的人都说那里常常闹鬼！”埃里克的爸爸坚决反对。

“世界上不可能有鬼，一定是别人编造出来的。”埃里克的妹妹杰妮也想到古堡去见识见识。

可他们的父母就是不同意。中午，等他们的父母都在午睡时，埃里克叫醒了妹妹，他们要自己到古堡去探险！

走到半路，天空突然布满了乌云，风也大了起来。

“哥哥，我们回家吧！”杰妮有些害怕了。

“不用担心，我们快去快回。”埃里克可不想放弃这次机会。

一个小时后，他们来到了古堡。埃里克推开了破旧的大门，大门发出很响的“吱呀”声，从里面飞出了几只不知名的鸟。走进古堡，里面漆黑一片，寂静无声。杰妮紧紧地抓住哥哥的手，这时，埃里克也非常害怕，他心里真想早点回去，可好



奇心又驱使他向前走。

古堡里的房间大多锁上了，只有 27 号房间开着，埃里克轻轻推开门。从窗户里射进一缕阳光，埃里克的心稍稍平静了些。

“哥哥，你看！”杰妮的声音里充满了恐怖。

“怎么啦？”

“你看墙上的画。”

埃里克看见墙上挂着一幅肖像油画，画的是一位留长胡子的老人。

“这可能是古堡主人的祖先，没有什么可怕的。”埃里克安慰杰妮。

“你看他的眼睛，好像会动！”杰妮说。

“眼睛？”埃里克仔细一看，油画上的老人眼睛果真在动！难道这里真的有鬼？埃里克拉着妹妹就往外跑。

可刚跑几步，就听见房间里传出一个粗暴的声音：“你们休想逃走！”

当兄妹俩逃到古堡的大厅时，一个矮胖子男人抓住了他们，把他们关进了一间没有窗户的密室里。

埃里克透过钥匙孔，看见一个脸上有道长疤的人在对胖男人说话：“千万不能让他们跑掉，不然，我们的秘密就会被别人知道了。”

“那就把他们杀掉算了！”胖男人说。

“就这样办吧。”疤脸男人说。

“我们没被鬼抓住，反而被坏蛋关起来了。这怎么办？”杰妮说着说着，就流下了眼泪。

“别哭了，我一定想法子带你逃出去。”埃里克安慰妹妹。

再说他们的父母下午发现孩子失踪了，立即报警。警察



局刑侦科的侦探华莱士带着三个警察到旅馆调查。据孩子的父母推测,孩子多半是到古堡去了。

华莱士马上带上警察赶到了古堡,那个疤脸男人笑容满面地开了门。

“你今天看见两个小孩到过这里吗?”华莱士问。

“小孩?我们这里不要说小孩了,就是大人也很少来。”疤脸男人认真地回答。

“我们可以到古堡里看看吗?”华莱士说。

“当然可以。”

警方在古堡里搜查了一遍,并没有发现任何线索,他们只得空手撤离。可华莱士总觉得这个古堡有问题,他命令其他的警察严密注意古堡周围的动静。

天很快就黑了,看守埃里克和杰妮的胖男人靠在墙角睡得像头死猪。埃里克用一根长树枝轻轻挑出了挂在胖男人腰间的钥匙,和妹妹逃出了密室,再用钥匙锁上了外面走廊的门,把胖男人关在了里面。

埃里克拉着妹妹杰妮的手来到了一处峭壁脚下,发现上面有人在说话,他们就躲在角落里偷听。

“我们得抓紧时间搬运砖块,船半夜就要来装运。”

“你们要小心点,不能让外人看见。”

埃里克心想,装运砖块还要这么小心干什么?肯定有不可告人的阴谋。

“哥哥,那里有人过来了!”杰妮对埃里克说。

埃里克借着月色,看见5个人影在前面晃动。“快走!”埃里克拉着杰妮的手向古堡快步走去。

“站住!”那5个人发现了埃里克和杰妮,他们追了过来。埃里克故意把他们引到古堡的二楼,然后锁上过道里的大门,

5个男人被关在了里面，急得他们“哇哇”乱叫。

埃里克和杰妮终于逃出了古堡，巡逻的警察很快就发现了他俩。他们把在古堡看见、听见的怪事都告诉了华莱士。

第二天一大早，华莱士和埃里克兄妹俩带着大批警察重新来到了古堡。埃里克把他们带到了二楼27号房间，那幅油画还挂在墙壁上，他们再一次发现油画上老人的眼睛在动。当华莱士举起手枪瞄准老人的眼睛时，画上只有两个空洞。原来有人在画像后面装鬼。

华莱士让警察把油画取下来，发现有一间密室，里面躲着的正是那个疤脸男人。华莱士立即追了进去，在密道的尽头抓住了疤脸男人。

经过审问，这个疤脸男人原来是个黄金走私犯。他利用人们怕鬼的心理，装神弄鬼，吓唬游人不敢去古堡，这样他们就可以放心盗卖黄金。他万万没有想到会被埃里克和杰妮两个孩子发现，昨天晚上，埃里克听见的“砖块”其实就是金砖！

古堡里的“幽灵”消失了，游人可以放心大胆地到这里游玩了。



空调房间里的枪声

清晨时分，纷纷扬扬地下起了大雪，到了中午，雪终于渐下渐停。

外面的世界仿佛凝固了，或远或近的山谷、城堡、树林在雪光映照下呆板地望着飘雪的天空。

突然，从远处传来一阵凄凉的狗叫声，划破这寂静的世界。这狗的叫声，听了让人毛骨悚然！

刑侦队长布鲁奉警察局长的命令，去卡德莱有限公司逮捕诈骗犯阿斯卡。布鲁队长踏着积雪来到公司的大门前，他拍了拍身上的雪花。

在阿斯卡办公室，阿斯卡的助手沙德对布鲁说：“我们的老板现在不在，他要下午3点钟才到这里办公。”

布鲁队长不想打草惊蛇，就对沙德说：“我找他有些私事想请他帮忙，3点钟我来找他。”

“那我一定转告他。”沙德非常客气地把布鲁队长送到公司大门口，这时外面的雪已经完全停了。

下午3点多钟，布鲁队长在阿斯卡公司的门口遇到了侦探梅格莱，他们一起跨进了公司楼下的接待室，看见阿斯卡的助手沙德先生正在和几个人谈话，他们只好坐在旁边等。从谈话中，可以听出这些人都是来向阿斯卡讨债的。

布鲁队长以前就知道阿斯卡在外面诈骗了不少钱，现在债主纷纷上门索债。

趁谈话间隙，布鲁队长站起身问沙德：“你的老板来公司了吗？”

“噢，你是中午来过的布鲁先生吧。我们老板就要到了，请您再等一会儿。”沙德回答道。

就在这时，门外刮来一阵寒风，风中还裹着几片雪花。这时，房间的后厅传来一些响声，沙德侧耳一听，轻声对布鲁队长说：“看样子，老板来了。他平常总是从后门走到楼上的办公室。”

话音刚落，传来“砰”的一声枪响，沙德急忙站起身向楼梯快步走去。侦探梅格莱用手挡住了他，抢先上了楼梯，冲到阿斯卡的办公室。

梅格莱发现阿斯卡老板倒在落地大空调的前面，身旁还有一把手枪，人已经死了。

“这枪有谁认识？”梅格莱侦探问。

公司里的许多职员都认识这枪是阿斯卡老板自己的。梅格莱侦探对沙德和几个索债人说：“这里发生了意外事件，大家都不能走开，请大家到楼下的接待室等候。”

很快，警察局的局长带着不少警察来了，法医经过检查，得出结论：阿斯卡是自杀，因为他害怕警察局来逮捕他。而且手枪是他自己的，开枪的距离又很近，排除了从外面射击的可能。从阿斯卡的体温看，是刚刚死亡。在场的人都是和梅格莱侦探一起来到办公室的，他们绝对不可能当着侦探的面开枪杀人。

梅格莱侦探对警察局长说：“直觉告诉我，这里面一定有问题。我看还是需要调查一下。”

阿斯卡的助手沙德介绍说，阿斯卡和他以前曾在一个部队服役。他那时是上尉，而阿斯卡是他的部下。复员后，沙德





经商失败，穷得身无分文，投机钻营发了财的阿斯卡就收他当助手。

沙德后来才知道，阿斯卡是诈骗者，他主要通过和别人签订不守信用的合同骗取钱财，而这些合同都是沙德为他签署的。

梅格莱侦探问：“那从法律的角度说，你要为这些合同负责喽！”沙德一听这话显得有些慌乱，他也没有正面回答。

梅格莱侦探又问了问那几个讨债的人，得知他们都是2点以后到这里的。因为按惯例，阿斯卡2点开始上班。但今天，沙德告诉他们，阿斯卡要3点左右才会来。所以，他们只得等在接待室里。

“这段时间里，你们都没有离开过接待室？”梅格莱侦探问。

“没有，因为大家来讨债的，都害怕错过了接待的时间。”

“那沙德先生呢？”

“他也一直在这里陪我们。”

另一个人说：“他好像在3点钟不到的时候，到过道里接过一个电话。”

“是谁打来的电话？”梅格莱侦探问。

“是一个陌生人打错了号码，那人问这里是不是牙科医院。”

警察局长和布鲁队长陪着梅格莱侦探又来到阿斯卡的办公室，梅格莱对警察局长说：“这是一台内线电话，麻烦布鲁队长到接待室去向这里拨个电话。”

过了一会，布鲁队长快步走了进来，他不解地说：“我拨了好几次电话，怎么你们不接？难道这电话不通？”

“这就对了，开枪杀死阿斯卡的凶手就是沙德！”梅格莱侦



探说。

梅格莱分析道,沙德的桌子底下有个按钮,这个按钮可使办公室的电话铃响,平时是向阿斯卡通报讨债人来了,让他躲避。今天3点不到的电话铃声是他按的,他借接电话的机会来到了阿斯卡的办公室。

其实,阿斯卡像平时一样2点就来公司了,不过这时他在打瞌睡。铃声很短,他没有醒来。但沙德却进来了,他从抽屉里拿出阿斯卡的手枪装上消音器把阿斯卡打死了,然后再回到接待室。

到了3点钟,等我和布鲁队长来了,他又按下了按钮,但他已把内线电话拆了,用电线接上了一个爆竹,一通电,爆竹响了,使人们以为是枪响。其实这时,阿斯卡早死了。

警察局的法医说:“可阿斯卡的体温是热的,明明是刚死的样子。”梅格莱侦探走到落地大空调前,“你怎么没有注意这个大东西,沙德把空调开得这么热,就是为了迷惑你。”

“那沙德作案的动机是什么?”警察局长问。

“这很简单:阿斯卡和别人签的假合同都是沙德签署的,他要对这些合同负责。”

沙德被带到警察局后,他很快供认,是他杀了阿斯卡老板。

沙德被关在警察局的监狱里,不时听到外面传来狗的叫声,他心想自己现在还不如一条狗。



魔鬼的脚步

通往小镇的道路崎岖不平，福尔摩斯和华生在晨雾中悠闲地散着步。

路边的小溪潺潺，流过草地和碎石，小溪两旁是高大健壮的核桃树。树上的几只翠鸟见有人走来，鸣叫着飞走了。

福尔摩斯和华生回到镇上，一位叫莫迪的人慌慌张张地来找他们两位神探，“不好了！福尔摩斯先生，我家发生了凶案。”

福尔摩斯一听这话，顿时来了精神，因为他曾说过，作个侦探最大的快乐就是帮人破案。他和华生跟着莫迪到了案发现场。

莫迪说，昨天晚上，他的两个哥哥和妹妹在屋子里打牌，到第二天早上，他发现他们仍没有离开牌桌，觉得非常奇怪。等他推开门，看见两个哥哥已经发疯，他的妹妹，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却坐在椅子上早死了。

福尔摩斯从莫迪妹妹的表情推断，她多半是吓死的。奇怪的是三个人身上都没有任何伤痕，门窗也好好地关着。

福尔摩斯转过身问莫迪：“他们怎么三个人打牌？”

“昨天晚上，原来我也在这里和他们打的。到了11点多吧，我很累了，就一个人回房休息了。不过，我走的时候，他们玩得还很高兴，没什么异常。”莫迪回答道。

华生走到窗前，仔细看了看窗上是否有被人撬过的痕迹，



他问莫迪：“你记得昨天晚上有什么异常的情况吗？”

“昨天晚上，我是面朝着窗子坐的，我两个哥哥坐在我的上下家，妹妹背对着窗子。打牌的时候，我看见窗外的树丛里好像有个黑影在移动，不过，当时天很黑，看不清是人还是动物。”莫迪回忆道。

福尔摩斯还在屋子里仔细检查，桌子上的蜡烛早已点完，壁炉里还有些小火。华生走到屋外，仔细勘察了窗外的情况。他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痕迹。

中午，福尔摩斯和华生回到了自己旅馆，有一个长着鹰钩鼻子的青年在大堂里等他们。他名叫理安，是个探险家，曾在非洲生活过三年。他对福尔摩斯说，他和莫迪家有亲戚关系，想打听一下案件的侦破情况。福尔摩斯说，现在还没有什么线索。理安悲伤地离开了。

福尔摩斯觉得此人有些可疑，就化了妆跟在后面。到了黄昏，福尔摩斯才回来。华生从他的表情就知道，他没得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天刚亮，镇长“咚咚”地敲响了福尔摩斯的客房，“福尔摩斯先生，快醒醒。”原来莫迪在昨天晚上也死掉了。

福尔摩斯胡子也没刮，就和华生赶到案发现场。房子正中的桌子上还点着一盏冒烟的油灯。死掉的莫迪就坐在这桌子旁，歪着头靠在椅子上，他的表情和他的妹妹非常相似。

福尔摩斯从壁炉的烟囱里刮了些灰尘，还从灯盏上收集到一些褐色的粉末，他对华生说：“两个案发现场都有东西在燃烧，这说明燃烧物很可能有毒性。”

他让华生把窗子打开一半，然后将灯盏上刮下来的粉末倒在燃烧的油灯上。不一会儿，他们闻到一种奇怪的香味，闻了让人恶心。福尔摩斯和华生都觉得自己有些晕晕乎乎，好